

# 从一百多年前的1895年说起



《江河行地 海浪无声：我的祖父王康》  
[美]王冬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康确信这次出行将会促进国际合作，从而联手击退日本。对胜利的向往驱动着他，可命运是否会如他所愿，给予他这个呈现生命价值、赢回应有尊严的机会？

一切要从一百多年前的1895年说起。故事的主人公王康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依江傍湖、河渠纵横、青衣纸伞的江南水乡。十五岁那年，他告别家人，北上入京，踏入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周遭的场景从“小桥，流水，人家”变成了帝都的“宫墙，胡同，四合院”，耳边软软的无锡话一下子变成了嘎嘣清脆的京片子。

空间上的延伸和时间上的转变从那时起开始加剧。

一年后，他从清华预备班结业，坐上游轮，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漂泊多日，才抵达终点——那个全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一个成立不到两百年的民主联邦政体。在那里，他先后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接着又从普林斯顿大学和西点军校毕业。在一战结束的1918年，他学成归国，次年又代表官方前往法国参加巴黎和会。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往返于北京、哈尔滨、天津和上海等地，还曾一度旅居德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又驻足于后方的昆明和重庆，其间又去过香港，后来出国去了缅甸、越南和印度。

再后来，王康在执行公务的途中客死异乡，葬在了古老埃及的首都开罗。那个听着吴依软语长大的江南少年肯定不会想到，有朝一日陪伴他左右的竟然是北非的黄沙和烈日——童年里那个烟雨迷蒙、草长莺飞、粉黛黛瓦的江南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一生留下很多遗憾，但至少行遍万里路，看尽大千世界。

他的足迹看似复杂，实则与传统的士大夫路径有所呼应。

古代中国的文人幼年受地方滋养，寒窗苦读，进京赴考，金榜题名后通常出任外地、出征前线或出使异邦（官员不准回乡任职）。

仕途难测，宦海沉浮，若无意外，晚年则可衣锦还乡，落叶归根。

因此男子建功立业的一生，就是一个从地方到中央，从故乡到异乡，最后回归故里的路线。

到了王康这一代生于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生涉足的地域之广阔，接触的文化之迥异，是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归根结底，当时的中国首次以极其被动的形式卷入西方启动的全球化浪潮中。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惨痛失败后，中华民族终于从唯我独尊的大梦中惊醒，发现自己既不是万邦来朝的中央帝国，也不是“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的宇宙核心。异族文明不但气势汹汹地闯入了，还时刻提醒着国人，在这场较量中，中华大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大潮，若想改变颓势，只有放下成见，择善而从。空间的拓展也带动了时间观念的重组。传统的中国历史沿着回顾和循环的方向运转，只因记事之初就出现了尧舜禹汤的圣贤典范，让后人只能顶礼膜拜而无法超越。可到了近代，西方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进入中国。在这套思想体系里，只有不断改良、除旧立新才能创造出更合理和先进的文明。在地理和时间观被颠覆的同时，更为惊心动魄的是文化系统的瓦解。虽然丧师失地、外族入侵和朝代更迭等各种灾难也曾席卷中华大地，但是以忠孝仁义、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信仰从未被撼动。若文化根基不动，则只需“中体西用”便可解决危机。可是20世纪初的世界浪潮不单对物质和技术带来冲击，还撼动了旧有的道德伦理。一夜间，“天地君亲师”遇到了“自由、平等、博爱”，致使“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人文理想不再有说服力。

中西文化体系虽然看似格格不入，但有一处高度重叠——对知识的重视和肯定。在经历了中世纪的文化断层后，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知识探索再次被视作社会进步的核心。而在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一直深入人心，数千年来不曾动摇。如此一来，中西方都推崇“格物致知”，肯定教育的多层功效。

因此尽管很多人对西方不甚了解，却很容易将中学、大学和博士与过去的秀才、举人和状元画上等号；于是通过中西结合的改良，传统的教育观和文人之风得以延续。

王康确信这次出行将会促进国际合作，从而联手击退日本。对胜利的向往驱动着他，可命运是否会如他所愿，给予他这个呈现生命价值、赢回应有尊严的机会？

一切要从一百多年前的1895年说起。故事的主人公王康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依江傍湖、河渠纵横、青衣纸伞的江南水乡。十五岁那年，他告别家人，北上入京，踏入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周遭的场景从“小桥，流水，人家”变成了帝都的“宫墙，胡同，四合院”，耳边软软的无锡话一下子变成了嘎嘣清脆的京片子。

##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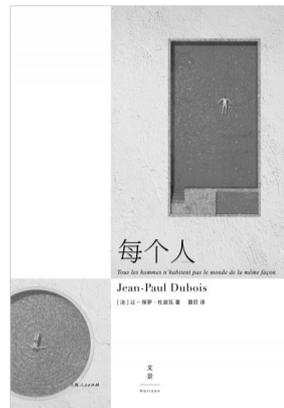
王康出生于江南世家，十六岁考取庚款留学生，与胡适、竺可桢、赵元任是同学。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来考入西点军校。1919年1月，随团出席巴黎和会，1923年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同年晋升陆军少将。踌躇满志的他，却意外地卷入一场著名的恋爱风波之中。他的妻子陆小曼，爱上了他的朋友徐志摩……命运曾慷慨地给予他恩赐，却在一个个重要的人生节点，跟他开了一次又一次无情的玩笑。历史的滚滚洪流裹挟着他的一生，时间的长河里留下了属于他的吉光片羽。

## 作者简介

王冬妮

美籍华人，王康孙女，出生在上海，先后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师从国际著名古典学家伊恩·莫里斯教授，并在斯坦福大学古典系取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经济史。现居德国，著有作品《了不起的古希腊》。

## 雪已经下了一星期



「法」让-保罗·杜波瓦  
上海人民出版社  
《每个人》  
著：黄虹译

## 内容简介

故事从主人公保罗·汉森在蒙特利尔监狱服刑开始写起，当下的监狱生活与保罗对过去生活的追忆交叉并进，直到最后一章才揭开他被捕入狱的原因。小说一步步描绘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如何在各种无可奈何中缓慢崩塌。

## 作者简介

让-保罗·杜波瓦(1950—)  
出生于法国图卢兹。曾是《西南报》的体育记者，后任职于《巴黎晨报》和《新观察家》杂志。2004年获得费米娜文学奖，2019年又凭借《每个人》斩获龚古尔文学奖。

雪已经下了一星期。我站在窗边，看外面的夜，听簌簌的寒风。在这里，寒冷是会发出声响的。一种特殊的声音，令人不快，仿佛整栋建筑被冰钳子夹住了，在挤压下发出焦躁的呻吟，嘎吱作响。这个钟点，整座监狱都睡着了。再过一段时间，当人适应了它的新陈代谢后，就可以听到它像一头巨兽一样在黑暗中呼吸，时不时咳一声，甚至还有吞咽的声音。监狱把我们吞进它的肚子，消化我们，我们把报纸或旧衣服卷起来塞住门缝，挡住通风口。但什么用也没有。它们还是有办法偷偷溜进来，偷偷溜出去，为所欲为。我住的这种牢房俗称“孔多”，就是“公寓”的意思。之所以给这个空间起这么一个有点讽刺意味的名字，是因为房间面积比标准牢房稍大一点点，我们仅剩的人性被压缩在这六平方米里面。

蒙特利尔监狱位于西古因大道800号，在普雷里河岸的林间空地上，也被称作波尔多监狱，因为建在同名旧街区的原址上。这里关押了1357名囚犯，直到1962年废除死刑，共有82人被绞死。想当初，在建造监狱之前，这个地方应该很美，桦树、枫树、鹿角漆树和野兽经过时倒伏的高草，应有尽有。而如今，大大小小的老鼠是曾经的动物群落中唯一幸存的物种。因为它们天性随遇而安，很快又遍布了这个充满牢笼之苦的封闭世界。它们似乎很适应这种禁闭的生活，在整栋建筑的所有翼楼开疆拓土，繁衍生息。夜里，可以清晰地听到牢房里和走廊上这些啮齿动物奔忙的声音。为了阻止它们进来，我们把报纸或旧衣服卷起来塞住门缝，挡住通风口。但什么用也没有。它们还是有办法偷偷溜进来，偷偷溜出去，为所欲为。我住的这种牢房俗称“孔多”，就是“公寓”的意思。之所以给这个空间起这么一个有点讽刺意味的名字，是因为房间面积比标准牢房稍大一点点，我们仅剩的人性被压缩在这六平方米里面。

两张高低床，两扇窗户，两个固定在地面上的板凳，两张小桌子，一个洗脸池，一个抽水马桶。我和帕特里克·霍顿同住这间牢房，他是个狠角色，把自己的人生故事文在背上——Life is a bitch and then you die. 也把对哈雷戴维森的爱文在肩膀和胸膛上。帕特里克因为涉嫌谋杀在等待审判，一个隶属蒙特利尔分会的“地狱天使”被杀死在他的摩托车上。他的朋友们怀疑那人和警方合作。帕特里克被指控参与了这次门户清理。鉴于他令人生畏的大块头和飞车党成员的身份，且身上还扛着好几桩谋杀和暗害的案子，当他在B区的走廊上溜达时，所有人都会毕恭毕敬地让开，好像他是红衣主教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他住同一间牢房，所以我跟在他身后也享受了同样的尊崇。

帕特里克在睡梦中呻吟已经有两个晚上。他有一颗牙疼得厉害，感觉有脓肿的刺痛。他多次向狱警抱怨牙疼，狱警最终让人给他送来了泰诺止痛片。当我问他为什么不登记看牙医时，他回答我说：“永远不看。如果你有一颗牙疼，这里这些狗娘养的不会帮你治那颗牙，而是会把它拔掉。如果你有两颗牙疼，那也一样，他们会把两颗牙都拔掉。”

我们已经一起住了九个月，一切还算太平。离奇的命运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把我们带到了这里。很快，帕特里克就想深入了解每天和他共用马桶的是何许人。于是，我跟他说了我的故事，跟那些控制该省所有毒品交易、动不动就发动各种火并的毒枭的故事相去甚远，这类有宿怨的帮派之争在1994至2002年间的魁北克已经让160人死于非命，“摇滚机器”随后也被“大盗”收编，虽然他们不甘心就此改名更张，但反扑很快就被遭遇挫败，因为人们找到了8具尸体，全是该团伙的成员，被随便丢在4辆并排停放、上了渥太华牌照的汽车上。